

838

303

朝霧

魯迅譯

女藝者春秋叢刊之四

上海永祥印書館刊

實業部登記 財政部註冊

德康錢莊

股份有限公司

專營銀行錢莊

一切業務

活期	式樣	便利
袖珍	美觀	歡迎
支票	應用	開戶

莊址：上海河南路如意里二〇號

九六一三三
十一七二〇
電話

朝霧

封面裝幀

池 寧

I 劇論

三十六種劇情的檢討

周貽白(三四)

朝鮮的戲劇運動

范 泉(二)

「春秋怨」的主題和人物創造

孔另境(三)

關於「紅樓夢」的改編

方君逸(四)

II 小說

飛機

司徒宗(五)

浮世繪

沈子復(六)

火的故事

陸 沉(六七)

盲人

司馬文森(五)

III 散文·詩

夏侯杞

康了齋(三)

北行隨感

吳仞之(三)

矛盾

錫 金(一五)

甘 辛

邵心真(七)

連丘病案

程芸(六)

IV 戲劇

衣冠禽獸「四幕劇」

顧仲彝(九)

晚霞「三幕劇」

東方曦(三)

V 關於魯彥

魯彥之死

(四)

遺墨

魯彥(四)

VI 通訊

茅盾新作：霜葉紅似二月花

田玉(九)

VII 作家誌

魯迅先生的青年時代

范泉(七)

擺倫與哥德

朱維基(八)

VIII 插頁

手蹟「致施蟄存」

沈從文(五)

朝霧「題解」

金雷(三)

編後

編者(四)

文苑春秋叢刊之四

寶之童兒 口可味美

保 健 鈣

骨 健 腦 補 身 壯

項他美至鈣要，鈣理本
背鈣適寶片素蛋，上品
者劑口，，配白磷不乃
也所，且為製質，可以
。能此其兒而等維或人
望非味童成營生缺身
其其甘之之養素之生

華 達 化 學 製 藥 廠

四九五二三話電 號七弄六七一一路陰江海上



永祥印書館籌劃出版的「

青年知識文庫」，第一輯共二十冊，於本月二十日先出五冊（詳見封面裏頁廣告），第二批五冊定於六月中旬出版，內包括方君逸的「編劇與導演」，儲玉坤的「國際問題研究法」，東方曦的「經濟學教程初編」，

芳信的「羅曼羅蘭評傳」，沈子復的「印刷的故事」。第三批五冊約於六月底出版，第四批五冊於七月中旬出版。又書館當局在服務文化的目的下，爲了減輕讀者的負擔，每種特分印書及本和精印本二類，而且在每次出版以前，都發售預約，一律照原定價格七折優待。

出版事業顯然有保存文化和發揚文化的責任，在這樣的大前提下，依照永祥印書館出版計劃的一部份，便是徵集有

價值的學術論著，和印行優秀的文學作品。現在已經着手進行的，便是向全國的文藝作家徵集富有時代價值的文藝創作，每部約八萬字至十二萬字，待發行的交通工具恢復以後，將以大規模的叢書形態出現。

目前滬上純粹研究文學的專修學校，恐怕就是新中國藝術學院，在那里執教的，聞有孔另境的「創作方法論」，方君逸的「編劇術」，范泉的「文藝思潮論」，吳仞之的「導演論」，魯思的「戲劇文學」，陳述的「化裝」等。

最近本市的若干報章雜誌，紛紛謠傳茅盾的不幸消息，其實茅盾仍安然無恙，正繼續從事其劃時代的文藝創作。而前些時候出版的長篇小說「霜葉紅似二月花」，曾獲得了內地文藝界的極端重視，如巴金，田漢，艾蕪，端木蕻良，司馬文森等人，特別開了一次座

談會，研究這部小說的價值，並致電作者，祝賀他的成功，詳情請看本期刊載的「茅盾新作：霜葉紅似二月花」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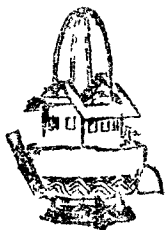
楊剛女士已赴美。其他兄楊潮（時事評論家，筆名「羊棗」）在福建主持「福建研究院」，今年三月杪曾到屯溪一遊，近日歸返福建。聽說羊棗的國際時事論文，仍握輿論界的牛耳。

關於桂林捲入戰霧時文化人的流亡上期已有報道，現在獲悉，當端木蕻良離開桂林時，曾和秦黛在六合路口開了一家甜品店，專門出售北平酸梅湯，可惜不久端木害病了，因此店舖也就關了門。

而在離開桂林的時候，大公報的某負責人的六歲小公子，因為要疏散到柳州去，竟從一隻迷離的船上，在慌亂和擠亂中掉落到水裏溺死了。

但是最最令人覺得荒唐的，却是桂林當局的糊塗。當時戰霧已經急迫，當局便命令疏散，於是桂林人把僅有的積蓄都充作自己的疏散費。但是不久，又宣佈局勢好轉，人民重又歸來，然而會幾何時，緊急疏散令又下來了，於是把僅有的積蓄逃光了了的桂林人，哪里再有錢來逃難呢？官老爺們都帶了太太和馬桶夜壺上火車，唯有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在欲走不得欲住不能的狀態裏啼哭皆非。

於是一個朋友這樣來信報道：八號緊急疏散命令終於下來，各學校收了費的就忙着退還學費，跟着又是一陣交通工具的爭奪。這時，柳亞子先生從八步搭船回到了桂林，他是十二號到桂林的，宋雪彬等已去柳州，田漢他們也從粵安然回來，幸而還有最後一班飛機，得某先生的幫助，柳先生夫婦才算逃亡到了重慶。……



浮世繪

沈子復

朋友們都叫他做「大衛博士」，而我則喜歡稱他爲「趙先生」。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爲了這一個稱呼，我竟得到了他的警告：

「Ah! Never! Mr. Sen.……叫我大衛……大衛！博士不加，倒是沒有問題。」

從此以後，我就依了他，叫他做「大衛」，聽說得到他警告的，却不止我一個人。

他很忙，在屋子裏沒就上半分鐘，就會站了起來，喟然而好像自負地說：

「唉！我就沒一刻兒工夫有自由，我真希望能靜坐半點鐘才好！……我真恨不得自己能分身之術！……哈哈，真惹氣！……」

接着，他看了下錶，忙拿起那根黑油油的道地「英國製」的手杖，邊走邊埋怨地：

「你瞧！差不多又要忘了一個約會！嘖，嘖，嘖！」
 很多人奇怪他怎麼會有這末多的約會。當然，偶爾要是

碰到他沒有約會，他就會拉着你講個不休，天文，地理，風土，人情，他什麼都有些懂得。到末了，他會背書似地說：「所以我說，學問就是經驗。去旅行，唯有在旅行中可以增進許多書本上所得不到的知識。譬如說，有一次，在意大利……你們到過意大利沒有？……呵！威尼斯才有趣呀！誰說蘇州像威尼斯？……放屁！……我說如果一個人不到外國去玩上一次，那就白白地活着一輩子……一輩子白活！不過，旅行要化錢，因此錢就是學問……」

第一次碰到他，對於他的邏輯沒有一個人不會不佩服得五體投地。一次，兩次，三次……由於他講的都彷彿相差無幾，大家不約而同地漸漸對他的話開始厭倦了。但當他講到關於女人的時候，那是例外，他對於女人素有研究，真可以說是「不同凡響」。祇要是屬於女人的事，內的，外的，他差不多全知道，甚至比女人們知道得還仔細，你看，大衛博士是多「博」呵！有一回他會秘密地跟我說過：

「在中國……哈！……在中國唯有女人……唯有女人有動兒……旁的……」他搖了搖頭，一嘆息，一垂頭。

確然如此，大衛博士的生在中國，做一個中國人，是他生平最大的遺憾——正像他自己說過的，做中國人是一種天大的不幸。因此他的起居飲食，談吐消遣，無有不盡他的力量做到「不像一個中國人」。他也以為自個兒與普通一輩的中國人大有不同，證據是：一個相面的會說過他的鼻梁就比旁人高上三分，另一個美容專家批評他的眼睛四成半却是帶有藍顏色。除了女人，人家對他說起中國，不是蔑然一笑，就是擺擺手，表示要不得。又有人疑惑大衛博士爲什麼不結婚呢？他今年不是已經四十歲了嗎？不過，他自己無疑有很充足的理由：

「Life begins from forty.」

然而關於他不結婚的傳說，却非常多，據一個好打聽人們秘密的小報記者統計：大衛博士生平失戀六次，初戀兩次，四次訂婚都敗了北，而且還有私生子的糾葛。這些話到底確否還得待證。而他則始終否認這些謠言：

「簡直是無中生有，豈有此理！目的無非是要敲詐。真的，笑話！It's impossible! 我以爲……唔……女人呀……」

對了，大衛博士倒是個叔本華的信徒，雖然他對女人素有「心得」，但他以爲女人是下賤的，挺多也不過祇配做男人的玩具吧了。不足道，更不值得像他那種有身份的「博士」的追求。他相信蕭伯納的話，男女之間的戀愛，佔有主導地位的，總是在女的那方面。

博士的到現在依然是光棍，顯而易見是爲了他不肯追求

異性。不過相反的，他又比不得旁的光棍漢，他手彎裏老是挽着娘兒們，而且臉袋兒却又常常不同，正跟他手裏拿的書一樣，今天「心理學」，明天「教育原理」，後天「租稅問題」……天天不同。

朋友們都愛跟博士開玩笑：

「什麼時候請喝喜酒？大衛。」

「還早呢。」

「還早？博士。你的白頭髮不算少啦！」

「你們哪裏知道？在外國……在外國這有什麼稀奇……」

早婚可以說是中國人的惡習慣，Bad habit!」

「不結婚幹嗎談戀愛？」

「嘖，嘖，嘖！……跟你們這些人，就講不來原理……談戀愛？……你們忘了人爲萬物之靈——有情感的動物麼？……」

老樣子，談不上幾句話，一看錶，他又要去赴約會了。他走起路來老遠就聽到「喀喀喀」和「滴答啦」的皮鞋和手杖的交響曲。彷彿在報告：大衛博士馬上就要駕到！

有一次，大衛博士告訴我們，他榮任了某大學的哲學教授，並且還十二分慷慨地附加說：

「有誰要進大學唸書，託我，託我，準沒有問題。以我看，教授跟學生應該像朋友一樣，這才有價值，才稱得上自由。……譬如我在外國唸書的時候……我時常跟教授們一塊兒抽煙聊天，跳舞喝酒……所以我……哈哈，哈哈！中國也應該這樣才好！……」

誰都沒有知道博士也懂哲學，本來他告訴我們是專攻經濟的。於是一個朋友這樣打哈哈地跟他討論哲學：

「大衛，請問什麼叫做哲學？」

「Well, philosophy oh——講起哲學的定義，那就難了，各派有各派的說法，各家有各家的理由，照我的意思都好！都不好！我是無所謂……我保持中立！在我，覺得哲學，壓根兒可以說就是哲學。說實在的，一輩人——像你們就不用着去研究哲學……」

「博士，你是唯心派？還是唯物派？」另一個問他。

「這……這……這……一句話，很難講，這問題太深奧啦！我看你們實在不用去學哲學……這跟你們沒相干……別說在中國，就是在外國也不是每個人懂得哲學……」

「我們很想跟博士研究一下哲學！」那個逼着他。

「好，好，好！歡迎！」他看了下錶，表示很抱歉地笑着說，「不過今天，今天來不及啦，對不起，下一次好不好？定一個日子，約幾個朋友，挺好是開一個座談會……」

說着，笑着，他走遠了。

教授做不多久，博士手彎裏又換了一個女的，聽說她是「哲學概論」班上的高材生——密司楊。

「博士，請客！怎麼啦？又有新發展嗎？」朋友們又和他開玩笑笑了。

「那裏話，那裏話！她不過是我的學生，我們談的無非是關於哲學上的問題……唉！中國人就是這樣少見多怪……」

「這回你就跑不了，大衛，忠實地報告！」

「嘖，嘖，嘖！別胡鬧！對不起，就是要報告，今兒格可就辦不到……『家庭雜誌』的主編先生請我去開『婦女問題座談會』……哈哈，哈哈！」

大衛博士老是興高采烈地帶着笑臉到東到西，男的，女的，老的，小的，什麼人都是他的朋友，尤其是年輕漂亮的姑娘……

最近，他把僅有的幾十根白髮染了黑，於是關於大衛博士要結婚的消息又是傳說紛紛。

他則到處辯論：

「沒這回事！你們看我還有什麼空？還談得上什麼結婚？嘖，嘖，嘖！哪一個王八蛋放的空氣？……」

話雖這末說，而事實勝於雄辯，據好事者告訴我：博士禁不住做了女人的「俘虜」。

不久，大衛博士也正式宣佈：她願意娶密司楊做太太。他並決定舉行一個盛大的跳舞會來慶祝他的戀愛成功，同時我們也都收到了他的請帖。

跳舞會還沒有舉行的前夜，博士和密司楊的感情忽然起了突變。

主要的原因我們都沒有知道，但下面的事實却是可靠的

大衛博士要求密司楊一塊上跳舞場。

「不去！」女的回答。

「Why? 去，去，去——不然的話，上蘭心看戲——看

話劇。」

「不，也不去！」

博士這回可真有些不耐煩了，但一想到密司楊快將做他未來的太太，一想到密司楊是這末有錢，忙改着笑臉：

「那末——你愛到什麼地方？」

「圖書館。」

「不，到圖書館還不如到公園。」博士拉着她想跑。

「放開！」她甩開了他的手。

「不過圖書館總之我不去！到了那邊要是碰到我的學生，還像什麼樣？……一個博士……」

「好，那末我想去買一本書。」

委曲求全，一個男人無論怎麼樣總得讓女人三分，於是大衛博士服從了「高足」的命令。

「這本！我要！」一到書舖裏密司楊就嚷着要買一本哲學書。

「什麼？Materialism？這是什麼——？」

「你不懂？教授？」

「懂……懂……不過也許沒有什麼大價值吧？……」

「我要買！」

「不，沒有什麼價值！」

「你不要，我可要呢！」她自己付了錢。

博士這次可真的不能再忍受了，他想要這末耐下去，也許有一天她竟會造反。同時他好像記得某大名哲學家會說過，對付女人，不應該百依百順，有時候，應該嚇唬她們一

下。於是：

「不准！放下！」可是密司楊依然沒聽他的話。一氣跑了。

此後密司楊就離開了博士，他雖然屢次道歉，陪罪，說好話，託人求情，結果還是無效。她還說大衛博士太落伍，太頑固，還太……

但表面上，大衛博士還裝着無所謂的樣子，他說：

「他媽的！女人，有什麼大不了？多的是！有的是！憑我『博士』怕沒人嫁給我？天底下沒這種怪事！對嗎？」

「對呀！」大家時常附和他，「沒有什麼大不了，失敗怕什麼？再來一次就是啦。」

「而且我覺得談戀愛，也祇是逢場作戲，認真是不上算的。」

話雖然這末說，但大衛博士却把戀愛當做麵包一樣看待。接着他又有兩次羅曼史，一次跟一個有錢的寡婦，另一次是和一位三十開外的老處女。不幸得很，兩次却都失敗了。一個嫌他年紀太老，另一個說他名譽太壞。

於是一個朋友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跟他說：

「大衛，我看你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一件工具。」

「工具？」

「噯，有了這件工具以後，你就不用憂一切啦！保準你戀愛成功，事業興隆。」

大衛博士楞住了一會兒，他似信非信地昂起頭：

「有這末回事？說真的？那……怎麼我在外國沒聽見

過？」

「你在外國時什麼年份？」那個嘲笑地問。

「一九二二年。」

「那也怪不得，當然你不會知道啦。博士，這是最新發明的。」

「噢？你倒說說看——」

「不，難道博士也會不知道？」另一個在詼笑他。

「說呀！」博士着急了。

那朋友不肯說，博士却硬要他說。結果大家講條件，要博士請了客才肯說出來。大衛博士求知心切，到末了，終於答應了他們的要求。那一次，我因為有些事，博士請客我也沒有去，博士所要知道的工具我沒有福氣知道。

不久之後，在一個宴會裏我碰到博士，他特地嚴肅地低聲問我：

「Mr. Sen, 你可知道什麼叫做『辯證法』？」

「怎麼？你——」

「有機會我想知道這怪東西是怎麼樣的工具？你知道用什麼方法才可以懂得它？」

我想了半天，我說：

「看書。」

「喔！也要看書？你……你借得到嗎？」

「可以想法子，不過你要看哪一個的？」

「哪一個？哦——哪一個？隨便！我祇是想知道一點兒大概，所以挺好是那些入門書……那些『ABC』之類，別忘了……拜託拜託。對不起，我想先走一步。張海老要跟我商量辦一家出版公司，他想請我主編『大學叢書』呢……」他把頭一搖，眯着眼睛，用鼻孔哼了一聲，彷彿是在嘆氣，但又好像挺得意地跑了……

文藝春秋叢刊之三

雷春

最新出版 · 每册四百元

今年元旦	歐陽山
五月	范泉
一顆圖章	司徒宗
落花篇	宏兮
司馬先生	沈子復
記亡兒偉寶	方君逸
愛的時間	朱維基

神明時代……郭沫若

愷子豐……集小簡書

論離騷	錫金
桂林的流亡	胡道靜
野火	顧仲彝
論「紅星佚史」	林辰
鳳還巢	孔另境
婦人	征農
馬場上	周文同

上海

永祥印館

朝鮮的戲劇運動

范 泉

要說到最近幾年來朝鮮的劇運，那對於朝鮮過去的戲劇運動似乎有一說的必要。最近幾年來在朝鮮演出的是以新劇爲中心的新興演劇，這以前，作爲歷史過程的朝鮮的演劇，無論在脚本和演出的形式上，是都和現在的新劇迥然不同的。

朝鮮是一個文化的古國。她所以能帶着結文化的燦爛的果實，自然有着種種的成因，而其近因的一個，依我想，無非是由於中國的智慧 and 蒙古的武藝。蒙古的武藝是暫時的，並不能深入朝鮮的性格，而中國的智慧却是久遠的，並且深入了朝鮮的骨髓。中國的智慧是什麼呢？主要的可以說是被儒教感化了的形式主義。這種形式主義徒然尊重了空洞的禮儀，把內心的情熱完全消失了。所以在朝鮮，古文化的燦爛使她形成了一個禮讓之邦，然而形式主義的影響，也使朝鮮民族陷於萎靡沉滯的狀態，再加經濟的基礎不能穩固，演劇的改革自然更不可能了。

縱觀三十年以前的朝鮮的演劇，大別可以分爲以下的四種：（一）假面劇；（二）山臺劇；（三）木偶劇；（四）舊劇。從以上的分類看來，它正和日本的演劇非常相像。在日本演劇史上誰都重視着「能樂」，「人形劇」和「歌舞伎劇」這三大古典劇，而一直到今天，在新劇以外的日本演劇藝術裏，這三者始終佔有着劇壇的中心勢力。作爲現代人的鑑賞的對象，它們至今具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至於朝鮮的情形，則依舊完全是原始的未成熟的東西，它和時代的距離太遠，是現代的觀衆所不能接近的。例如沙里院的假面劇，在戲劇的結構和演出的樣式上，可以說是假面劇裏獨一無二的，但却並無作爲藝術而值得鑑賞的東西，如果說是表演了年中行事的一種，那麼仍舊不出民俗藝術的範圍，是和劇壇的主派相隔得很遠的。這對於朝鮮的現代演劇是並無直接關係的存在。

不過進一步地說，這種並無直接關聯的諸藝能，却給予現代的朝鮮民族以很大的影響，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原來，一般地說，朝鮮民族都有愛好戲劇的特性。特別是歡喜歌唱和舞蹈。那種舞台語一般的流暢的對白式的言語，和手舞足蹈的表

演，在任何朝鮮的日常行動裏我們可以發現出來。他們都具有演員或俳優所應有的特殊性。這是演劇發展的最好的條件。而且，民間藝能的具備，年中行事的流行，更加强了演劇的潛力和增加了演劇的機會，這樣，便造成了新興演劇藝術的成長基礎。這種傾向，雖然在李朝末期，由於社會情勢的不安而曾被相當的制壓，然而此後，在日本的政治勢力深入朝鮮以後，由於日本新興戲劇運動的影響，使朝鮮也開始了有史以來巍然巨觀的新興演劇運動。

朝鮮的新劇運動的起來，已經有三十年的歷史。這和日本的新劇運動史，在時間上比較，幾乎並沒有多大的懸隔。三十年來，朝鮮的演劇運動到底有多大的成就呢？如果直截爽快的回答，那可以說是並無顯著的成就。它只是彷徨於旅途的中程，達不到切實的目標。不過這整整的三十年來的勞苦，並不是白費的，正如上面所說，它在無意間給予民俗藝能以一般的關心，促進新演劇和國民演劇的創立的意欲，並且完成了今後演劇文化的鞏固的基礎。

三十年來的朝鮮的新劇運動，可以用下面的事件作概括的敘述。

一九〇九年，即三十四年以前，李人植主持的「圓覺社劇場」，上演了新劇「雪中梅」和「銀世界」，這可以說是朝鮮新劇運動的第一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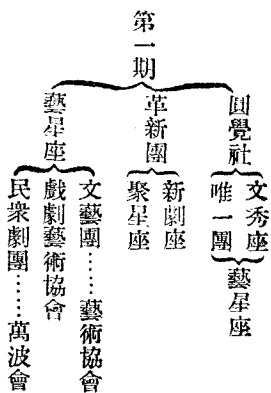
二年後，以林聖九、金陶山、金小浪、梁聖賢、林容九等為中心而組成了「革新團」。

一九三三年，在日本留學歸國的尹白南，和趙重桓一起，承辦了上述的「圓覺社」，組織了「文秀星座」，公演了「不如歸」，「長恨夢」，「罪己」等新劇。此外李基世組織了「唯一團」。就是這樣的三個劇團，作為當時的代表劇團而活動着。後來「文秀星座」和「唯一團」合併，組成「藝星座」，公演了「雙玉淚」，「復活」，「守燈台」等劇本，頗得一般人的贊許，但是不久即行解散，而李基世又自組了「文藝團」。

一方面，那距今三十三年前創立的「革新團」裏的金陶山和金小浪，也先後地脫離，自組了劇團，金陶山組織「新劇座」，金小浪組織「聚星座」。這是距今二十八年前的事情。這些劇團常常是巡迴演出，後來因為主持者的死亡和其他的理由而解散了。

在日本的大正十年時代，即一九一九年，東京的朝鮮留學生們組織了戲劇藝術協會，並從事於整個朝鮮的巡迴演出，幕間還插入尹水仙的聲樂，很受觀眾的歡迎，給與朝鮮的新劇發展以偉大的刺激。不久，因故解散。惟有「聚星座」巡迴演出於各地，保持了新劇的命脈。

以圓覺社開始的約有十年間的主要的劇團，是完成了朝鮮新劇史的第一期。這里，我們可以用以下的圖表來說明：



這十年間的朝鮮的演劇，却完全祇是暗中摸索的時代。

一九二〇年，以東京的朝鮮留學生爲中心而組成了新劇團「土月會」，在朝鮮劇場和光武臺等先後公演了八十七次，把歐美和其他諸國的翻譯和創作等搬上了舞台，開拓了新的戲劇的源泉，把光明帶給了朝鮮戲劇界；雖然不久亦不免於解散，然而它的功績是巨大的。

此後，可以列舉出來的新劇團有「山有花會」，「太陽劇場」，「綜合藝術協會」，「朝鮮研劇舍」，「演劇市場」，「火鳥會」，「新興劇團」，「新舞台」，「大長安」，「中外劇場」等。這些都是一九二九年以後約在三四年間興起的劇團。其中「新興劇團」曾在築地小劇場演出「夜的旅館」，「空氣饅頭」，「追憶」等劇，是由洪海星創辦，且由他親自担任演出的角色。這劇團便是後來「劇藝研究會」的母胎。

此外，還流行着「金星歌劇團」，「三川歌劇團」等的所謂歌劇中心的雜要戲，頗爲一般人所注目。這種歌劇團的產生，在朝鮮是並不偶然的，這是喜愛歌誦與舞蹈的民族必然的結果。若干年前在東京公演的「朝鮮樂劇團」，也可以歸入這樣的一類，而且作爲歌劇而論，正是名符其實的有着不少的成績。

一九三一年七月，以研究戲劇藝術和樹立新劇爲目的，先前洪海星主持的劇團，和若干其他的劇團，在海外文學派的參加下，成立了「戲劇藝術研究會」。它清理並再建了朝鮮的新劇，它希望從過去的漠然的新劇運動，更明晰地確立了近代劇的傳統。對於這樣的期望，終於在若干程度上完成了。而爲了和專攻外國文學的人們緊密地聯合，所以上演的劇目，主要地是以翻譯的戲劇居多。

由於這研究會的刺激，後來便產生了優秀的劇團如「青春座」、「豪華船」以及專門性的劇團「阿娘」等；「黃金座」和其他的地方巡迴劇團也絡繹組織，展開了新劇界的一片熱鬧的場面。

以上，從「圓覺社」到「萬波會」是第一期的草創時代，在「土月會」以後的十年間是第二期，從「戲劇藝術研究會」到中日事變爆發前是第三期，這也正是朝鮮戲劇界三十年歷史的簡述。

自從中日事變爆發以後，朝鮮的戲劇運動便在日本的文化政策下從事於工作。「文化必須爲了達到國家的目的而存在」，日本的文化人都大聲疾呼地這樣高喊着。這使朝鮮的演劇都得依從於政治的敕令了。而且政府當局特別重視於朝鮮演劇之社會的地位和民族心理的影響，所以戲劇工作者們的自由的活動是不容許的，他們必須依從演劇的指導機關「朝鮮演劇協會」的命令。

目前被統一在「朝鮮演劇協會」裏的演劇團體，有「星羣」，「阿娘」，「高協」，「現代劇場」等十餘個。而「移動演劇團」在直屬於「朝鮮演劇協會」以後，也加緊工作，前往農山和漁村，工場和兵站，去從事各種規模的演出。

最後，可以附帶地記述的，是活躍於現今朝鮮戲劇界的主要的戲劇工作者的姓氏——

辛島曉（演劇協會名譽會長）、岸本寬（常務理事）、牧山瑞求、柳致真、安影、安英一、金光鑽、羅雄、林仙奎、全昌根、李曙卿（演出）、朴英鎬（作家）、徐一星、沈影、黃徹、朴昌煥（以上男演員）、朴永信、河玉珠、文貞福、兪敬愛、池京順、韓銀珍、南宮燕、白權淑、金陽春、劉桂仙（以上女演員）。

文藝春秋叢刊之二
三星花
 最新出版 · 每冊價四百元

談出版文化……茅盾
 崔浩論……呂思勉
 電影脚本ABC……魯思泉
 魯迅傳斷片……范泉
 致西譯（手蹟）……契訶夫逝
 魯迅……世四十年
 紀念輯……沈子復等

迷霧……司徒宗
 白色的債……范泉
 凋殘的脈……龍瑛宗
 野火……顧仲彝
 遠山……方之境
 殘藥……孔另境

永祥印書館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盾 矛

——詩言萬國中——

金 錫

鈎 鑊

延陵卓子的車乘十分講究，
雕刻着蒼龍和雉翟的花紋；
前面有裝飾用的許多金鈎，
後面的長策上還綴着利針。
馬要向前，看見了金鈎害怕，
要退後時，挨着了針刺又疼；
進和退，都不能，唉，可憐的馬！
牠祇好從旁邊掙脫了狂奔。

那有名的御者造父走過，
看見了，他不禁涕淚滂沱；
整天沒有吃飯，仰天長歎：
「長策金鈎之下，真沒奈何！——
長策，原是用來刺馬前進，
看到金鈎，却又使馬退縮；
那些金鈎，實在使馬驚心，
退後時，却又有長策刺戳！」

有人說，「人間的情形也正一樣，
勇敢的人犧牲，懦怯的人彷徨；
品行端方的人不能和衆，
處事公正的人怎肯從枉？
受到刑罰的人反而光榮，
得到獎勵的人却被毀謗！
人們實在怕了，不知所措，
站在當中，那兒是他的路？」

勸築

宋國有一個富人，家中饒有資財，
有一天，大雨，把他家裏的牆壁沖壞。

他的兒子說，爸爸，我們必須把牆修好，
要不然，准會有偷兒進來把東西偷掉！

鄰家的老爹，看見了這堵塌牆，
也來勸他修築，說的話也一樣。

到晚上，果然有偷兒來到，
偷去了許多的金銀財寶。

家裏的人很讚歎兒子的先見之明，
却對那鄰家的老爹暗地懷了疑心。

所以，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實容易，
難的是，知道後還要適當的處理。

——韓非·說難

守株

有一個宋人在田裏耕田，
有一株大樹矗立在田間；
有一隻兔子飛快地跑來，
在橋上撞斷了頸子死在樹邊。

他一見心想這營生真好，
何必再在田裏日夜辛勞；

他決意在樹下守着兔子，
從此便把勞什子的鋤頭丟掉。

死守着却不見兔子再來，
這笑話却早在宋國傳開；
他誤把偶然認作了必然，
若不說他愚蠢也該算是痴呆。

——韓非·五蠹